

鲁煤文艺创作65周年纪念专题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举办的“诗人戏剧家鲁煤文艺创作65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中国文联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者认为，鲁煤是从抗日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成长起来的成绩卓著的人民诗人和剧作家。他的作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报刊发有关领导、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编者



鲁煤近照

新中国成立前后，诗人、剧作家鲁煤曾创作了堪与《白毛女》并称为“一白一红”的话剧《红旗歌》等优秀作品，在新中国话剧史上创下了连演159场，美誉如潮、街谈巷议的辉煌。而他的有些作品，虽然由于历史原因未能在全国公演，但仍不失为中国话剧的精品力作。在此，谨以《里外工会》为例，略陈作为一名后学者的浅见拙识。

六幕话剧《里外工会》，主要表现了解放前夕大成纱厂里，国民党操纵的里工会和外工会，勾联聚合、里外夹击、巧借声势、滥立名目、编造骗局，惨无人道地剥削苦工人的血泪史。成功刻画了张仁善、赵得意、宋大次、二武松、爱梅、刘美姐等一批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对里外工会的反动本质、贪婪本性和无耻伎俩进行了艺术而深刻的揭露，展示了工人阶段质朴、宽厚、亲仁、坚韧的品格，热情歌颂了他们渐次的觉醒和无畏的抗争。

关于《里外工会》，鲁煤先生在该剧的《后记》中非常谦诚坦率地写道：“剧本里，《里外工会》里勾外联的结构框架，是完全依照当年的事实安排的，是历史的纪实，而非艺术的虚构。这事实本身就是国民党挖空心思出的阴谋诡计，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给剧本提供了‘先天性’的戏剧冲突。如不是纪实，我们是绝没有能力想象、虚构出来的。”反复阅读剧本，仔细揣摩剧情和人物，再品味鲁煤这些话，我想任何人也不能把作家的自谦等同于创作本身。即便我们退一万步，同意作者的“历史纪实”、“先天性”等说法，约略认为《里外工会》是对生活的描摹、对历史的再现，那么无疑也是天才的描摹、精彩的再现。因为，舍此我们无法解释一个仅有25岁且没受过任何戏剧科班培训的年轻人，如何完成这部话剧杰作。

在整体架构上，《里外工会》显得开阔严谨。6幕、10场戏，不蔓不枝，没有拖沓感，情节集中、紧凑而顺畅。全剧从“茶房”老王这个极不起眼的小角色，在经理室刷地毯这个非常平静的场境进入，通过他与电气保工陈作平的对话和活动，引出纱厂开除4名工人的事件及工人和工厂的矛盾。尔后，在鲁承祥与杨仲德的对话中，事件的背景、矛盾的原由得到进一步呈现。看似小舞台，却连着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从剧情发展和人物对话中，不仅能真切地了解一个个小小纱厂生活的侧面，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人民军队解放石家庄（石市）势如破竹的时局，蒋家王朝覆灭的历史必然和共产党在当时实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使全剧从一个小小纱厂出发，获得了宏阔的社会背景和丰富的戏剧元素。随后几场戏，无论是在张仁善家、织布厂内、花园中、美姐家，还是在布厂办公室、监察网会上，每场戏都是环环相扣，大部分都是前场戏做了巧妙的铺垫，后场戏有了自然的承接。这样，“无法”的文思在章法之内得到自由的伸展。

在人物设计上，《里外工会》显得丰富精到。全剧大约出场25人，既有纱厂经理、工头、一线工人，各类杂工、工人家属，有里工会理事长、监事，也有肆意经营外工会的国民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还有逃亡地主等等。应该说，剧中人物基本上包括了题材所能涉及的各主要社会阶层。

在冲突表现上，《里外工会》显得开阔有度。冲突是戏剧的生命。衡量一部剧作的艺术水平，首先要看是否有复杂巧妙的戏剧冲突，并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决。《里外工会》的冲突很多，从大的层面上讲，在国共两党两军在守与攻、负与胜上，潜伏着种种矛盾，这方面虽然只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并没有走向前台，却似可看做是全剧冲突之源。从剧本核心来说，纱厂、里工会、外工会，虽是一丘之貉，却也在人心向背、利益分配上存在丝丝缕缕的矛盾，有好处且争且抢、有了一问题上推卸。往小了说，人物与人物之间，甚至人物自身，也存在种种的矛盾。统而观之，大冲突包含着小冲突，一个冲突酝酿着另一个冲突，且张且弛、开阖有度，赋予这部话剧以良好的戏剧品相。

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既是话剧的主体，又是话剧的细节。在《里外工会》这部作品中，语言的运用显示了鲁煤扎实的生活基础和非凡的艺术才能。比较鲜明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类：一是群众语言，有的段落甚至句句都是在群众中流行的或群众创造的俗语、谚语、俚语、歇后语，作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可谓炉火纯青；二是地区方言。这些方言，表达达意非常贴切、到位，甚至不可更换。我能明显地感到有的话来自冀鲁豫一带，和我老家河南淮阳的许多话相似，所以我一看就懂，心领神会；三是工种语言。这是一部工业题材的剧作，与纱厂有关的人物多处使用了工种语言，彰显了这部剧作的行业的特色；四是政治语言，像“纪念周”、“在了党”、“条子”、“蒋委员长的信徒”、“民主政府”等等，这些词汇今天有许多人已经不太熟悉了，但这恰是历史的路标，为我们认识和感知那个时代提供了种种通途。这些语言并不是相互分割的，而是交融在各个人物富有个性的语言中，体现了他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如果说《里外工会》还有些美玉微瑕的话，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地方可以商榷。

在角色设置上，逃亡地主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出现得突兀，消失得突然。另外，这部戏强调了阶段斗争，少了人性的温暖。如果加点感情戏，肯定会增强艺术性和观赏性，从而使它获得更强的生命力。有道是“瑕不掩玉”，这部作品不会因一点点可能存在的不足，而失去它的经典气质。

今天，我们举行诗人、剧作家鲁煤同志创作65周年学术研讨会，回顾这位革命作家大半生的创作生涯，总结这位文学前辈的艺术成就，从中寻觅对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有益的启示，是很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鲁煤同志65年创作的作品，到底给我们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什么文学审美和精神财富？鲁煤同志65年的创作经历，到底给我们当代作家提供了什么人生经验和创作启迪？我以为，从鲁煤同志65年创作生涯和87岁的人生经历中引发出的四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

第一，关于作家的价值追求和社会责任。鲁煤同志是一位具有艺术天赋和才华的诗人、剧作家，是七月诗派后期有着重要成就和影响的诗人。鲁煤同志首先把自己视作一个革命战士，把自己的青春才华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中国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理想追求与人民解放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祖国繁荣当做作家第一位的神圣职责，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鲁煤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他从事文学创作，既非为名，更非为利，唯一的动机就是革命理想。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只要革命事业需要，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投入。他先是努力让自己的诗歌成为战斗的号角和鼓点，打动人，感染人，后又选择创作最能体现党和革命事业需要，最能让人民群众接受的戏剧和歌词作品。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和责任意识，这样一种使命感和献身精神，是我们当代作家非常需要的。

第二，关于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问题。鲁煤同志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解放区的作家，他对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有一个认识过程。前期的鲁煤，因为目睹日寇的凶残和国统区的黑暗，对敌人刻骨仇恨，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有着美好的向往，自发地进行着诗歌创作。来到解放区后，他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自觉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火热生活学习，甚至到战斗的最前线体验生

鲁煤与我共事20年，邻居已50年，交友近60年，我对鲁煤依然了解不深。

我初识鲁煤是在见到他本人之前。上世纪40年代，我在胡风主编的杂志《希望》上看到他的诗。50年代初我在上海看了鲁煤执笔创作的话剧《红旗歌》的演出。1953年我调到中国剧协，才见到他本人，成为同事。他与我共同经历了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1955年5月，他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政治生命被扼杀。在几乎绝望的深渊里，鲁煤的内心始终没有屈服，他无比坚强，他的精神世界里永远燃烧着一把烈火。胡风冤案平反，新时期开始，鲁煤重新拿起铁笔，他的诗歌、报告文学、影视作品、革命回忆录接连问世。像一只凤凰，从烈火中跃出，成为新的神鸟，再度放声高歌，发出向生活冲刺的锐鸣！

鲁煤60多年的诗歌创作经历了高亢——暗哑——沉雄三个进程。沉雄与消沉无缘。从高亢到沉雄，是螺旋形升腾。暗哑是被迫，也是蓄势。晚年诗作更成熟，却依然锋芒毕露。义愤达到顶点，会化为冷嘲，冷嘲即变为幽默。鲁煤早年常用的关键词是：火、火种、光、星、春天、种子……他是自觉的“扑火者”，志愿的“爆破手”。他1946年写的《一条小河的三部曲》中有句：“我是一条小河……唱着反抗和爆动的歌”。这里“爆动”是不是“暴动”的误写？不是。“爆动”是杜撰，也是创新。他总是喜欢用一些感情强烈、语气极端的字词，但毫不做作，并非刻意。如说宇宙“口蜜腹剑，嘴甜心毒”，或说婴儿“是一颗炸弹——炸弹会长大，炸弹会爆炸……”之类。在他的晚年，这一类字词，往往由极而言之，走向炉火纯青，化为幽默。2001年

他写《家具的回答》，把皂盒、马桶、脸盆架、门把手、书柜门斗拟人化，写他们“扩张”、“膨胀”、“抢地盘”，对他“扇耳光”，把他“摔倒地”……原来这些突兀的细节是为了反衬诗人自己的衰老：“岁月，偷走了你的风流倜傥、龙腾虎跃……”但这首诗的诗眼，却在家具的自白：“亲爱的主人，莫把我们冤枉了！……我们永远是你的驯服工具/决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实施造反、夺权、起义”。醉翁之意不在酒。老诗人笔下的诙谐，蕴含着犀利的芒刺、挥洒的幽默，射出了猛烈的投枪！

20世纪中国史，绕不开一个核心人物。鲁煤1949年写的歌词《新儿童》中有句：“毛主席，是太阳，共产党领导得解放。”1949年10月1日写的诗《在石家庄的工厂》中有句：“欢天喜地干杯吧——祝福亲爱的毛主席。”1951年写的歌词《毛主席，您就在淮河上》中唱道：“毛主席，您就在淮河上/您帮我们掌舵，帮我们拉纤/帮我们扬帆，帮我们摇桨”。1977年10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鲁煤写诗《去看您毛主席》，写当他到达毛主席纪念堂时，“悲痛的信条突然加剧/快扬手抹去满眶热泪”。进门后“毛主席含笑向我们致意……”他轻声说道：“跟着新的党中央/革命到底！”但如果仔细阅读鲁煤的全部诗作，就会发现他是十分清醒的。对毛泽东的伟绩进行歌赞，理所当然。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所造成的危害，鲁煤并非失却思考。如写于1986年至1990年的《劫后回眸交响诗》中，反右

他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崎嵘

炼出艺术精品。《默悼几只扑火者的死》可谓是这种完美融合的代表作。尤其是他执笔创作的话剧《红旗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艺进入大都市的一个象征，创下了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的“四个第一”，受到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这种对文学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和善于学习创新的态度，是我国文学的优秀传统，需要我们当代作家努力继承和大力弘扬。

第四，关于作家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鲁煤同志是一位参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也是一位富有主见和充满激情的诗人、剧作家。他曾蒙受冤屈，备受迫害与损害，长达25年之久。冤案平反昭雪之后，鲁煤同志仍感激“党和国家找到了我/那漂泊无依的革命历史幽灵/回到我的肉体/投入党和国家的爱的怀抱”。他表示，惟有革命信念“九死不悔”，坚持鲁迅传统，高扬人类正义，忠诚为人民服务，坚信共产主义。在耄耋之年，仍然关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乐观地安享简朴清贫的晚年生活，并用纯熟老辣的诗歌笔触，剖析社会的主流和支流，辨析历史的进步与倒退，讴歌中国的革命和人民，劝谕当下的青年和作家。这是何等坚定的信仰，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这是何等高远的人生境界，这是何等积极的生活态度。历史前进中会有曲折，人生经历中会有挫折，但理想信仰不能变，人生追求不能改，生活境界不能低，诗歌精髓不能弃。这是老一辈作家以自己的实践经历给我们提供的创作和生活的真谛，也是我们当代作家应当向老一辈作家取得的真经。

（本文系作者在鲁煤文艺创作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本报刊发有所删节）

烈火中复活的艺术家

□屠 岸

派、反右倾、大饥饿、“文革”，都包含在内了。臧否褒贬，笔力千钧；感情起伏，波澜壮阔；思绪升沉，风起云涌。

《神州第一瀑布颂》诗篇是鲁煤晚年的力作，写于1991年，作者已年近古稀。黄果树瀑布是中国第一大瀑布，鲁煤用如椽之笔，把它拟人化，写成永不屈服、永远追求真理的人格之象征。诗中不断涌现作者一贯喜用的感情强烈、语气极端的字词。“你是勇敢/明知/跌入深渊/粉身碎骨/自我爆炸/能生能死/还——/你自信/置诸死地而后生/你自信：死里求生/死里逃生/死里有生/誓作困兽斗/不怕惨败/必能大胜！”激情的狂涛一浪高过一浪：“你是雷霆……/抗议天道不公/喝令群山/峡谷、礁岩/给你让路……”峰回路转，石破天惊，黄果树从第二人称变为第一人称：“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到三千米落差的下界去……/走出落后、偏狭的今天/走向发达、广阔的明天……”诗人把最高最强的赞美词送给黄果树，称他为“大勇”、“大智”、“至刚”、“至柔”、“至美”、“至善”……但黄果树根本不注意诗人的献诗，“只顾凌空跳崖/喷射云雾/爆发雷霆/夺他们前进的路！”最后用了两个惊叹号，因为一个不够。读罢全诗，回味着瀑布蔑视一切艰难险阻、排除万难、夺路前进的形象，我不得不说是诗人鲁煤的自画像，其中有他的自省、自怜，也有他的自许、自强和自豪。

鲁煤晚年的另一重要作品是胡风

《狱中诗·怀鲁煤》的“意译”。胡风在狱中写了10首五言律诗“怀鲁煤”，格律严谨，感情真挚，意境沉郁，诗中对鲁煤的人生遭际、为人风格和艺术成就作出了全面的评价。诗中抒写了鲁煤在极“左”桎梏下创作的困境，表达了前辈对晚辈的无限同情与关爱，对压制和扼杀的无奈和愤慨。鲁煤为使一般读者了解胡风这组诗的背景，对它进行了一番他自称的“意译”。这种意译不同于一般的“今译”（把文言译成白话），而是当事人对恩师诗作的“诗意图释”。译作本身与原作一样，是诗。鲁煤做的，是二度创作。他凭借胡风的视角，也根据自己的估量，重塑了自己的形象，出于坦荡，出于至诚。试看胡风原作第一首：

语脆飘轻笑，初逢胜旧亲；
颜和如着色，目秀似含声；
学画尊风格，求诗辨假真；
水清还火亮，皎皎少年心。
鲁煤“意译”为：

语言清脆，飘动着轻盈的笑意
初次相识，就觉得比故旧还亲
容颜和悦，像一幅彩画
双眼秀美，蕴含着声音
学习作画，尊重画派的风格
探索写诗，全力分辨假诗和真品
啊，水一样清澈，火一样亮丽
一片洁白、赤诚的少年之心

这是鲁煤的少年画像，但也可以说是他的终身画像。鲁煤2005年对胡风《怀鲁煤》诗文说过这样的感言：“近十年来每读此诗，都被恩师对我的深切了解和挚爱亲情所震撼，深抑热泪欲流……令我惊诧的是，连我自己都不能体会和表现的如此符合我的实情！”可以看出，鲁煤的“意译”，倾注了无限感恩，也倾注了重新认识自己的强烈情感。

“怀深情总炽 意渴更求诗”

——读鲁煤诗集《在前沿》 □涂 途

诗集《在前沿》是诗人鲁煤献给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一份厚礼。作者把自己的诗歌创作按时间先后分为四辑，即“在国统区”、“在解放区”、“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四个起伏跌宕、大起大落时期的共202首诗篇，首先自然是作者大半生风餐露宿、艰苦跋涉，奋斗不息、勇往直前，历经坎坷、受尽苦难，劫后余生、放声歌唱的人生历程真实记录；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走过的曲折折折、喜怒哀乐的岁月和途径。正如诗集《在前沿》的书名一样，作者始终是革命队伍中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前沿”的一位老战士。他用枪、用笔、用心、用血去战斗、去追寻、去奋进；他是闪闪发光的煤，是熊熊燃烧的煤，是歌唱崇高理想的煤，是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而冥思苦想的煤。

翻开《在前沿》诗集，首先读到的是作者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流亡三章》，它由《难童之歌》、《流亡之歌》、《播种者之歌》三篇组成。此时，作者还是一个十余岁的中学生。在这些稚嫩而纯真的诗句中，读者已明显地发现，那深藏于地层中的乌金，具有极其强大的热量和能量，它们闪闪发光、熠熠生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旧世界的一切强权堡垒，都会被革命的正义的熊熊烈火焚烧。

由《火的想望》、《大地》、《我愿越过墙去》三首诗构成的组诗《牢狱篇》，是这一时期已初露锋芒的诗人代表，无论在理想境界还是在艺术水平上，都可看出作者思想上和诗艺上明显的飞跃。在一位22岁进步青年的眼中，这时，“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已成为镇压、迫害民主斗士的精神的甚至实际的大牢狱”。诗人在寒冬的深夜中渴望火的温暖，当听到山上有“伐木的声音”，马上欣喜地联想到“山下/将有火”；可第二天清晨看到的，却是“白楂儿梆子，并且落了锁！”因此，“燃烧的渴望化为冰冷的失望”。同时，“子弹从枪膛跳出来”，声音“响在山外”，暗示着国民党发动的内战摧

残着“春天/来在大地”。诗人从心底发出誓言，“我愿越过墙去，向着春天出发！”这块埋在底层的闪亮的煤，要冲出黑暗的、压迫的大山，投奔到春光明媚的新世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了。诗中反复出现的排句“我愿越过墙去”，正表达了作者向往光明急不可耐、投奔革命义无反顾的心境。

从他早期的这些简洁明快、铿锵有力的诗篇中，读者不难发现这位“七月诗派”重要诗人，蕴涵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闪闪发光的奋发图强精神。

1946年6月下旬，鲁煤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从此，他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创作，跨进了一个崭新的丰收期和高峰期。当时，一首近百行的诗篇《我看见新的士兵》，被时任华北联大文学院副院长的艾青一眼看中并立即推荐到《晋察冀日报》上公开发表，受到部队广大干部和战士的热烈欢迎。他在诗中用自己饱满的热情和亲身体验，对比了蒋管区和解放区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气象、不同的士兵，从心灵深处吐露了自己的新鲜感受。他放声赞美和歌唱：“你们是全新的士兵/你们是年青、健壮、又整齐的士兵/你们的脸发光如早晨的朝阳/你们年青如夏天的绿树/你们表情坚决如钢铁/你们动作轻捷如燕子/枪机在你们手里也发出清脆硬朗的歌唱/枪机清脆硬朗的歌唱如林中小鸟”。这种情真意切、意味深长的真诚抒怀和歌颂，质朴的、口语化的安排诗句，如同士兵列队的投影，年青强健、生气勃勃，坚韧不拔、朝气蓬勃，让读者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共鸣和受到鼓舞。应当说，这种呼唤是代表着当时跨越两个不同世界的广大青年和民众的共同心声，是新时代即将来临前的集成意念和张扬。这个时期的鲁煤，全身心地投入到烽火连天的激烈战斗中。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他，创作进入到最丰盛的高峰期。

新中国的诞生，在鲁煤的人生征途和创作中，带来的是又一个巨大的转折和新的启程。当新中国的第

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之时，诗人与工厂的工人们一起高举酒杯祝贺：“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整一个甲子的轮回，我们再重读这篇《1949.10.1，在石家庄工厂》，诗人的欢乐、激动、热情和誓言，还历历在目，感人肺腑。这里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也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有的只是自己心中的真挚激动和真实情怀。

从1956年3月到1977年10月的21年间，这本应是鲁煤人生、事业和创作的黄金岁月，可惜，由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到来，他被冤屈地“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剥夺创作权”，“文革”中又遭“劳改”，陷入绝境并不得不保持沉默。作者在前不久写的一首《心灵的回归》中感叹道：“建国后，蒙冤被划成敌人/二十余年在地狱、深渊里熬煎/青春、事业、奉献、人生幸福都遭毁灭/但毫不动摇革命初衷，仍坚守为人民服务节操”。埋在深层的“歌唱的煤”，在无声的压抑中，内心仍在不停地闪烁和燃烧，等候和期盼终于带来又一个春满人间。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这一辑中的第一首诗篇，是“献给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去看望毛主席》。诗中借用一位“从小长工到游击队、公社书记”之口，记叙了从外地一大早乘火车到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体的全过程和感受。诗人表达对领袖深情怀念和热爱的诗歌，还有《周总理看戏》和《去看望周总理》，它们同样都是用往日的追忆，来倾诉心底隐埋的难言的衷肠。作者内心“扑不灭的火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诗篇中，用相当复杂和多层面的形式，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出来。诸如《倾诉衷曲》、《心有余悸》、《萤火虫》、《观花自省》、《藕断丝连》、《一匹骏马》等诗作，还有那《劫后回眸交响诗》，都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对春天的温馨体验和酸甜苦辣的深沉反思。

作为“七月诗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鲁煤的诗歌既保留和维护着原有的胡风所提倡的“诚恳”的诗教、诗德、诗风，又在形式和技巧上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一道“原生态”的诗情画意的风景线。通读《在前沿》中不同时期、不同